

赣语都昌方言初探

冯桂华 曹保平 著



YZLI0890173842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

四川外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重庆市重点学科”建设出版基金资助

赣语都昌方言初探

冯桂华 曹保平 著



YZLI0890173842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赣语都昌方言初探 / 冯桂华, 曹保平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643-1938-0

I. ①赣… II. ①冯… ②曹… III. ①赣语—方言研究—都昌县 IV. ①H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7427 号

赣语都昌方言初探

冯桂华 曹保平 著

责任编辑	吴迪
封面设计	原谋书装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 × 210 mm
印 张	6.812 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1938-0
定 价	22.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赣语及都昌方言概况	3
第一节 赣语源流	3
第二节 赣语与吴、湘、徽等方言的联系	6
第三节 赣语与客家方言的联系	7
第四节 都昌方言概说	13
第二章 都昌方言语音	16
第一节 都昌话的声韵调	16
第二节 都昌语音方言特点	18
第三章 都昌方言词汇	20
第一节 特殊词汇	20
第二节 农村物事常用词语例释	41
第三节 民俗词语	46
第四节 都昌方言词汇的特点	55
第四章 都昌方言语法	59
第一节 都昌方言的特殊词缀	59
第二节 都昌方言万能动词	67
第三节 都昌方言中的否定表达	69
第四节 都昌方言形容词研究	75
第五节 都昌方言重叠式	83
第六节 都昌方言体貌	91
第七节 都昌方言特殊句式	100

第五章 都昌方言话题句研究	108
第一节 关于话题	108
第二节 都昌方言话题考察	120
第三节 都昌方言与普通话话题标记对比	133
第四节 结语、分析与讨论	145
第六章 都昌方言语法语料库数据	149
第一节 词 法	149
第二节 词 类	160
第三节 句法结构	199
参考文献	211
后 记	213

引 言

都昌在江西北部，属九江市，西南临鄱阳湖，交通比较闭塞。都昌方言在赣方言中很有特色，可以看作赣北一带鄱阳湖地区方言的代表。目前，对都昌方言的研究还不深入、不全面。

法国著名汉学家沙加尔（L. Sagart）根据移民史的研究成果，发现赣方言起源于赣北鄱阳湖平原的原始北片赣语。游汝杰在《汉语方言学导论》（2000）中构拟了原始北片赣语的特点；美国著名汉学家罗杰瑞（Jerry Norman）教授的《汉语概说》（Chinese）认为赣语跟客家话差异较大，而跟吴语、湘语相似较多，便把赣语、吴语、湘语归为北方方言与南方方言之间过渡的中部方言，客家方言则与闽方言、粤方言同属南方方言。从都昌方言的情况看，这种划分说服力更强。

早期直接描述都昌方言的有陈昌仪、杨自翔等。此外，段玉泉的《都昌方音中娘母字的来源及其分布规律》（《九江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卢继芳《都昌方言语音的内部差异》（《九江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都昌方言与邻县方言的关系及其成因》（《南昌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对都昌方言的语音作了详细的观察和研究，但较少涉及词汇和语法；肖萍的《都昌方言的“得2”初探》（《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曹保平的《都昌方言的语法现象》、《都昌方言重叠式的构成形式及特征》，程国珍的《江西都昌方言的指示代词分析》等，都描述了都昌方言较特殊的语法现象和部分词语。

从现有资料看，都昌方言是北片赣语中比较保守的方言。语音上，有跟吴语、湘语一致的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无唇齿音；保留中古音的辅音韵尾；分尖团；声调复杂，最多达11个，入声有4



种调。词汇特点是保留了许多古代词语，跟赣语代表南昌方言也有不同。语法上有许多跟北方方言不同之处。

都昌方言的资料还很单薄，有待更细致更深入的调查研究。

赣方言的研究跟其他方言研究相比，还比较落后。赣语的形成演变，语音、词汇、语法的层次，次方言区的划分，跟其他方言的联系等，都急需在对各个方言点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探讨。

近年来，方言研究纷纷借鉴移民史的成果，揭开了不少方言形成发展的真相。据推测，赣方言的形成也与历史上大规模移民有关。

赣方言区在扬雄的《方言》中是空白，这里归属于荆楚。大约在东晋至唐初，北方移民移居到鄱阳湖平原，北方移民带来的北方话和当地土话接触形成了原始北片赣语；中唐以后，北方移民经赣北逐步南下到赣中，他们的北方话和原始北片赣语接触后形成了原始南片赣语。对原始赣语的构拟，要依赖原始北片赣语的构拟，而都昌方言较多地保留了原始北片赣语的特征。从这一点来说，都昌方言的全面深入研究，对赣语的深入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从地缘上看，鄱阳湖一带，西接湘北，东接皖南吴语区，是“吴头楚尾”，吴方言、湘方言至今共同点还有很多，它们原本是连成一片的，互相接触、互相影响较大。由于赣语的形成，吴方言、湘方言分隔开来。鄱阳湖一带应该受吴语、湘语影响较多，尽管移民历次南迁不断冲刷这一带的方言本色，但在偏僻的地区仍会留下古老方言的痕迹。而都昌方言就是保留了古老的北片赣语痕迹的代表。

因此，全面了解都昌方言的面貌，能为研究赣方言的发生、发展、演变，为构拟原始北片赣语进而构拟原始南片赣语和原始赣语，提供重要的资料和线索；能为解赣语与湘语、吴语、客家话之间的关系，为研究赣方言内部分界分区提供有力的证据。从而为汉语发展史、赣语发展史提供有力的资料。

本书还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依据，通过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调查，寻求都昌话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服务。

第一章 赣语及都昌方言概况

第一节 赣语源流

赣语源流的探究，对了解赣语及客家方言的形成及发展演变、赣客方言之间的联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赣语的起源，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都作过一些探讨，不过由于材料的选用差异、方法角度的不同，得出的结论很不相同。法国汉学家沙加尔教授（1988）、复旦大学教授游汝杰（1986、2000）等认为赣语起源于原始北片赣语，是唐朝前期北方移民进入赣北鄱阳湖平原时，北方话跟当地原有的方言接触而形成的。中唐和晚唐时，北方移民带来的接近首都长安话的北方话和原始北片赣语接触后形成了原始南片赣语，再发展成赣语。南昌大学陈昌仪教授认为至迟在北宋期间、在客家人入赣之前，赣语应该已有了雏形。南昌大学刘纶鑫教授（1999）认为，在《切韵》时代前，古客赣语就已形成，江南诸方言（包括客赣方言）的形成都是在几次大规模移民之前，刘教授倾向于把客赣语看作一个大方言区，原始客赣语和古客赣语是属于古南方方言范畴。美国汉学家罗杰瑞教授（1995）、厦门大学李如龙教授（2001）认为赣语（包括徽州方言在内）和吴语、湘语有不少相同的特点，可以称为中部方言（李教授称为“近江方言”），它们既跟北方官话方言不同，也跟中国大陆南部的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不同。李如龙教授认为近江方言是随着汉人渡江和原先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实行民族融合而形成的，而唐末至五代十国，中国第二次大分裂，北方人南移又使吴、赣、湘三种方言整合成各具特色的汉语方言。赣语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东汉末至三国两晋时中



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的大规模移民。

以上是借助于地理历史沿革、移民史、考古发现、人类基因等成果对汉语方言作了新角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说服力。

从赣语地区的地理变迁和历史沿革以及移民有关情况来看，赣语的发展变化可以作如下解释。

赣语主要在江西北部、中部，上古时这些地方属吴越楚等。据史载：江西故扬州之域，春秋属吴，又居越，再属楚。秦始皇设九江郡。汉初改九江郡立淮南国、吴国，景帝置豫章郡。武帝时属扬州部刺史九江、豫章郡。三国属吴，晋复置扬州，豫章隶焉。游汝杰先生认为上古南方汉语只有楚语，原先说非汉语的吴越江南各地最初也是被楚国收服的，原始吴语也应由楚语分化而来。而楚语则跟中原汉语区别不大。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今天在南方各方言的最底层仍保留着相同的楚语痕迹。

晋以后，江西大致保留着相对稳定的大行政区。西晋末，永嘉丧乱，北方地区人口避战乱大举南迁，至东晋、南朝三百年间陆续迁至今长江下游皖南、苏北、赣北、赣中一带的江南地区。北方南下的侨民久居之后完全变成当地正式居民，南北人民实现了真正的融合。而人口的融合必然会带来不同语言或方言之间的融合。在这种情况下，汉末至唐初，北方移民的中原音与当时的方言吴语、楚语进行了复杂组合，在鄱阳湖平原发展并形成了赣语的前身——原始北片赣语。这种新融合而成的新的方言，既有北方方言的某些特点，又保留了当地世居人群原有的江南方言特点。晚唐至宋的北方居民移居赣中、赣东南，形成了原始南片赣语。最后原始南片赣语和北片赣语相互作用形成了现代赣语，这大致发生在江西经济、文化都非常繁荣发达的宋元时期。这样的解释比较可信。

不过，说到这里，赣语的源头，并未探究清楚。还有很多赣语词语现象解释不清。现代赣语的大多数词语跟普通话一样，这是赣语受普通话影响的结果；赣语中存在着跟湘语、吴语、客家话、闽语、粤语都完全相同的词语和句法结构，这是古南方方言的痕迹。而现代赣语中，还有大量有音无字的单音节词，至今活跃在人们的

生活中，这又如何解释呢？对照古代文献资料考求本字，也不能解决问题时，我们认为，赣语的源头不是单一的。

北片赣语，即赣北鄱阳湖地区的赣语，是现代赣语的直接源头。赣中、赣东北、赣西以及湘东、鄂东南、皖南、闽西北的赣语皆从这里生发。从上面可以看出，移民是赣语源流形成的主要因素。除了由北向南的中原移民外，其实应该也有东西向的吴语区移民。五代以来，由东向西的迁移形成了一股洪流。这就是清代魏源在《古微堂内外集·卷六：湖广水利篇》所说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史实。同治《醴陵县志》卷六所载：“元明之际，湘潭土著仅余数户，后之人多来自豫章。醴与潭接壤，古老相传，土著亦仅存十八户，余皆无复存者。”

从赣方言的流来观察，唐末开始，赣中一带就向湖南的湘阴、宝庆、新化等地移民；宋元两代和清前期，赣北、赣中继续向湖南东北，湖北东南的江汉平原及鄂东山区，安徽南部的安庆、池州及巢湖平原，福建西北移民。这些移民将赣方言带到了那些地区，形成了赣方言的流。

鄂东南赣语称为赣方言“大通片”，从语音上看，咸宁、嘉鱼、崇阳、大冶跟南昌话一样有“古浊塞、浊塞擦声母字今读送气清音”；蒲圻、通城则跟北片赣语一样有“古浊塞、浊塞擦声母字今读浊音”；监利、阳新则今读不送气清音。不过鄂东南赣语的存在，也跟它一直与江西处于同一个一级大行政区之内有关。唐初的江南西道，就辖有鄂州（包括了今鄂东南）；至宋代江南西路也管辖着鄂东南（当时鄂东南设兴国军，辖大冶、通山等县）。在长达 600 余年内，鄂东南一直与江西属同一辖区。

湘东的临湘、岳阳、平江，以及茶陵、攸县、酃县也属赣语区。皖南的赣语以岳西话为代表，包括岳西、潜山、太湖、宿松、望江、怀宁、东至、贵池（西部及东南角）等县市；建宁、泰宁、将乐、明溪通行赣方言。

北片赣语，包括湖口、星子、都昌、永修、德安、武宁、修水等赣北七县的“都昌片”，南昌市、南昌、新建、靖安、安义等地的



“南昌片”，彭泽、景德镇、乐平、余干、万年、波阳等地的“波阳片”，还有宜丰、上高、樟树、新干、萍乡、丰城、万载、奉新、高安、铜鼓中部等地的“萍乡片”。

第二节 赣语与吴、湘、徽等方言的联系

赣语主要在江西北部和中部，上古时这些地方属吴越楚等。据史载：江西故扬州之域，春秋属吴，又居越，再属楚。秦始皇设九江郡。汉初改九江郡立淮南国、吴国，景帝置豫章郡。武帝时属扬州部刺史九江、豫章郡。三国属吴，晋复置扬州，豫章隶焉。游汝杰先生认为上古南方汉语只有楚语，原先说非汉语的吴越江南各地最初也是被楚国收服的，原始吴语也应由楚语分化。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今天在各方言的最底层仍保留着相同的楚语痕迹。吴语与老湘语、北片赣语还有许多语音演变共同点，如：全浊声母都读浊音，见系二等无*i*介音等。很多基本词汇及语法形式相同。

汉末至唐初，北方移民的中原音与当时的方言吴语、楚语复杂组合，在鄱阳湖平原发展形成了原始北片赣语；晚唐至宋的北方居民移居赣中、赣东南，形成了原始南片赣语。原始南北片赣语相互作用形成了现代赣语，这大致发生在宋元时期。所以现代赣语还保留着许多跟吴方言、湘方言的共同点。如：保留与吴语一样的单数人称代词后缀“侬”，例子有“我侬”、“尔侬”、“佢侬”等（赣语余干话、宿松话也有“侬”）。

基本词汇同吴、湘、徽方言相同的很多。从特征词来看（李如龙先生认为特征词是方言区的具有特征意义的方言词），对照李如龙先生的《方言特征词研究》，吴语的主要特征词（本区普遍通行，区域外较少见的最具识别意义的特征词）60个中都昌片也说的有20个，二级特征词（通行于吴语多数地区也较多通行于南部吴语地区的，在其他方言地区较少见的方言词）46个中有15个、三级方言词（本区

域内通行于中心地带或使用不普遍或与其他方言交叉互见) 57 个中有 14 个, 都昌片都说。徽语的特征词 70 个中都昌片也说的有 33 个。

单音节动词重叠后, 可连带补语, 也跟吴、徽方言相同。如: 洗洗干净、看看清楚。“子”尾, 一般都只放在形容词性语素后, 且有贬义色彩。如: 矮子、骚子、拐子。

此外, 在动词的时体态、双宾句词序、宾补位置、状语位置及否定句、疑问句、把字句等语法方面跟吴、湘方言也有很多共同点(而异于北方方言)。

第三节 赣语与客家方言的联系

客家是由于历史上汉族南迁形成的一个独特稳定的民系, 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 具有独特稳定的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而客家最为突出的特点, 就是它的语言——客家方言, 各地的客家人, 语言基本上相同或相通。这一特点, 明显打上了客家先民历次南迁和闽粤客家人回迁的烙印。客家方言的代表是广东的梅县话, 它是客家方言的“标准语”。而客家方言的源头在哪里, 客家方言是如何流传发展起来的呢? 客家方言跟赣方言有什么关系呢?

一、客家方言的分布范围

今天客家人的子孙后代遍布于全国各地和世界五大洲, 总人口已达五千多万。全国主要有十个地区有客家人居住, 这些地区包括粤、赣、闽、桂、湘、川、黔、琼、台、港。客家方言的主体部分在粤北、粤东、闽西、赣南, 这是连成一体的地理单元, 这也是客家方言的中心。这里全都住着客家人的县就有 33 个, 是客家人上千历史的开拓地。客家方言北片的闽西赣南实际上是客家民系的摇篮地, 赣南的赣县、南康、信丰和大余北部, 兴国和于都南部, 上犹和崇义东部等地区, 位于赣江上游, 是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抵达



赣南的第一站。汀州宁化（今福建省宁化县）石壁村是宋元以前客家南迁的中转站；客家方言的南片（粤北粤东及闽西赣南的边界）是客家民系的中心地，梅州市、兴宁、大埔等地是明末清初客家人的中转站。这里有公认的嘉应（梅州）文化中心，客家人把祖上传下来的语言视如神圣。到处都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之类的俗谚。因此，这一带，包括从这里迁出的湘、赣、川、桂、黔、琼等省乃至海外各国的客家方言岛，虽然星散各地，人口不多，但口音还是相当一致，通话无问题。梅州话则有代表方言的绝对威信。广西客家方言岛分布在桂东、桂西等地。四川的客家方言岛在简阳、仁寿、仪陇等县。湖南的客家方言区主要在湘东南的平江、浏阳、攸县、桂东、宜章、江华、江永一线。海南儋州也有客家方言。台湾的客家方言分布在淡水厅（新竹县）一带。香港的客家话主要分布在新界。客家方言在海外的分布有北美、东南亚、欧洲、大洋洲、东非等。像东非的毛里求斯华侨华裔大都是嘉应州（今广东梅州）客家人，当地的客家方言为华语代表方言，成为该国政府规定的法定语言。

二、客家方言的源与流

客家人内部向心力较强，有着强烈的宗族观念，并有意保持传统，这也使客家话长期保存着独立系统；同时也表明客家方言内部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因此，考察客家民系形成就能了解客家方言的源流情况。

客家民系是在几次大迁徙中逐渐形成的。

第一次大迁徙。两晋至隋唐时期，并州上党、司州弘农、豫州新蔡等地（今属山西省、河南省）的中原汉人因永嘉之乱到达长江南北岸。客家先民在此居住了约400年。《晋书·王导传》说：“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可见移民之多。当时安置移民，建立了许多侨州、侨郡、侨县，按移民来源地分别管理。

第二次大迁徙。唐末时期，为避南诏内侵和黄巢战乱，河南、

安徽等地的汉人及第一次南迁到鄱阳湖一带的客家先民来到赣南或闽西，有的则入粤北边地。客家人安家立业又有三四百年。

第三次大迁徙。南宋末年，为避元人南侵战乱，赣南、闽西的客家人迁入粤东、粤北、粤中。这次大迁徙后，在闽粤赣三省边区，以嘉应州为中心，形成一个足够大的具有特殊文化特征的社会区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个特别的汉族新兴民系——客家。

第四次迁徙。康乾之际，客家人口繁衍要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客家人从大本营粤东、粤北、赣南迁入粤中、粤西、四川、台湾、湖南、广西等地。

第五次迁徙。乾嘉以后，土客械斗外迁，从粤中等地迁出，有的到达粤西，有的到达海南。

前三次迁徙是客家方言形成的重要社会历史原因，后两次扩展了客家方言的范围，形成了今天全国各地的“客家方言岛”。

海外的客家语主要是在 19 世纪末随福建、广东客籍离乡谋生者传播到海外的。

而赣南地区的客家人的分布也打上了客家先民历次南迁的烙印，宁都、石城、兴国以及于都北部、赣县北部、瑞金北部的客家人，基本上是前三次从中原南迁和闽西回迁的客家后裔。南康以及赣县南部、于都南部、上犹东部、会昌西北部、信丰北部、安远北部、大余北部的客家人，主要是在元明之际从赣中诸县迁来的客家先民后裔，约占赣南现有客家总数的 70% 左右。龙南、定南、全南、寻乌诸县（和安远、信丰、两县南部）、崇义以及大余县南部、上犹县西部、会昌南部、瑞金南部，这些地区的客家人，都是在明清之际由闽西、粤北、粤东等地回迁入赣南的客家人及其后裔。

从客家民系的形成来看，客家方言的形成受别的方言影响较大。晋末唐宋时期可以说是属于原始客家方言阶段。据前人记载，汀虔南韶一带的方音与中原汉音相近而与闽广等地汉语差别很大，这表明原始客家话不同于闽语和粤语。

客家标准语——梅县话不是客家方言的源头，它只是客家话中一个处于特殊地位的流。



梅县话及其他各地客家话的源头应是早期赣南、闽西的客家方言，即原始客家方言。

而原始客家方言来源于原始赣语——以鄱阳湖为中心的江西北部地区居民所说的语言，它是由中原汉人带来的中原音和楚越语复杂组合的结果。

而楚语、越语溯其源也跟上古中原汉语有密切的关系，它们是华夏族语言在南方演化的结果。

可以说，客家方言最远的源头是中原汉语，较近的源头则是赣语。归根到底，客家方言是汉民族通用语言的一个分支方言。

后两次迁徙形成的客家方言的分布，则是客家标准语形成后的流。尽管全国各地的客家方言岛受其他方言包围和侵蚀，但由于自我封闭式发展，它们仍基本保持原貌，如粤北、川北的客家话语音都大致相同。各地客家方言因居民的成分来源不同而各具特色，但是常用词（大部分是特征词）基本一致。

三、客赣方言之间的关系

客家方言和赣方言都属于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但是，现代赣方言是一个特征并不突出的大方言，又由于客家方言区和赣方言区在地域上连成一片，两个方言区在历史、经济、风俗、文化方面联系密切；就方言本身内部结构来说，这两大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不少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有人主张客赣方言可以划为同一方言。罗常培（1950）、刘纶鑫（1999）等先生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我们认为方言分区可以根据研究目的不同而有大有小、有粗有细。既有人把现代汉语分为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两大区，又有人把现代汉语分为北方方言、中部方言、南方方言（相似的是分为官话方言、近江方言、远江方言）；既有七大方言之说，也有十大方言之分。而无论是三分法、七分法或是十分法，客家方言和赣方言都被看成有差别的两种不同的方言。从共时平面上看，客家方言和赣方言互相难以通话，说赣方言的人也没有客家人的群体意识，客赣方言分开当然是很有道理

的。李如龙先生(2001)说,方言差异是不同方言之间在语言结构和语言材料上的差异,方言特征是拿方言差异作比较为各种方言归纳出来的特点,只有兼顾语音、词汇、语法标准才能使分区更全面准确。那么从方言特征来看,客赣方言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倾向于区分客赣两大方言,但同时应看到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

第一,从源与流来看,客家方言与赣方言有共同的源头,它们的流却不同。赣北鄱阳湖地区在汉代扬雄的《方言》中属“荆吴之间”、“吴楚之间”等吴楚两大方言间过渡地区,是所谓的“吴头楚尾”。而赣南粤北地区主要是“南楚以外”、“南楚以南”的楚越语交错区。汉末至唐初,北方移民的中原音与当时的方言吴语、楚语复杂组合,在鄱阳湖平原发展形成了原始北片赣语;晚唐至宋的北方移居赣中、赣东南,形成了原始南片赣语。原始南北片赣语相互组合作用形成了现代赣语,这大致发生在宋元时期。所以现代赣语还保留着许多跟吴方言、湘方言的共同点。从赣方言的流来观察,唐末开始,赣中一带就向湖南的湘阴、宝庆、新化等地移民;宋元两代和清前期,赣北、赣中继续向湖南东北,湖北东南的江汉平原及鄂东山区,安徽南部的安庆、池州及巢湖平原,福建西北移民。这些移民将赣方言带到了那些地区,形成了赣方言的流。从客赣方言的形成发展看,唐宋时期,江西经济文化相对发达,推动着赣语的形成发展;而客家方言最终形成的赣南、粤北、闽西之地处于与文化经济相对较低的非汉语区——越语之间,客家方言又在自我封闭状态下形成并发展。一直到今天,客家方言受汉语共同语的影响要比赣语受共同语的影响小得多。另外,客家方言由于随客籍华人传播到海外,它的影响和凝聚力比赣语要大得多。

第二,从语音来看,客赣方言最大的共同点是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都与次清声母合流。还有诸如部分轻唇字读重唇、牙喉音声母逢开口二等未顎化仍读[k\kh\ŋ\h],果假二摄主要元音普遍为[o]和[a]之别,宕摄开口一等和江摄二等读[ɔŋ]、入声读[oʔ],宕摄三等读[iɔŋ]、入声读[ioʔ],主要元音都是[ɔ][o],韵母大

多四呼不全缺少撮口等。客赣两方言在语音方面能归纳出的相同、相似处很多，但北片赣语区至今仍保留古全浊声母、声调最少有 6 个，多数为 8~10 个，似乎还带有“吴头楚尾”的烙印，这跟客家方言完全不同。最根本的一点是客家人和说赣方言的人彼此很难通话，而客家方言内部可以通话，赣语区内部大致也可以通话。这说明现代客家方言和赣方言差异还是很大。

第三，从词汇来看，客赣两方言在日常生活用语、民俗文化词语上有不少相同，单音节词都比普通话要多，都保存了一些相同的古汉语的词语等。如：称“脸”为“面”、称“黑”为“乌”、称“绳子”为“索”、把“保佑”说成“保护”、把“冲走”说成“赶走”，等等。但据调查表明，客赣两方言多数点共有的方言词汇不多，在一千多条特征词语中，客赣方言大体一致的只有 150 条，占 12%；客赣明显相异的则有 478 条，占 40%（李如龙《汉语方言比较研究》）。赣方言由于跟吴、湘方言关系密切，在词汇上接受这些方言的影响较多；而客家方言跟粤、闽方言邻近，在词汇上受影响而产生了不少借入的现象。

第四，语法方面，都跟普通话差异不大，是“大同”中有些“小异”。但作为方言特征的每个“小异”来说，客赣两方言还是不同的多。客家方言复音词语素的位置跟普通话相反的有不少，如“人客”、“菜干”、“紧要”、“尘灰”、“鸡公”、“鸭嬷”等。而赣方言除了动物的性别表示跟普通话语素位置相反外，其他都跟普通话相同。句法的词序上，都跟普通话有不同的地方，如双宾语的位置、比较句、副词修饰动词的位置等，客赣两方言有相似之处，但具体用的词不一样。词头词尾等附加成分、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的用法、语气词、疑问句、表动作时体方式等也有不同。

第五，客赣方言之间的差别与客语内部、赣语内部的差别。

客赣方言划归在一起的主要标准是中古浊塞音和塞擦音（并定群从澄崇船）一律变为送气清音。其实，北片赣语（都昌、湖口、修水、武宁、瑞昌、永修、德安）就保留了中古浊塞音和塞擦音；说北片赣语区的人跟已变为送气清音的说南昌话的人能自由通话。